

第三部  
虎踞龙盘

单田芳 单瑞林 著



单田芳 单瑞林 著

# 乱世枭雄

第三部 虎踞龙盘

 中国工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乱世枭雄. 第三部, 虎踞龙盘 / 单田芳, 单瑞林著. —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5008-5398-5

I. ①乱… II. ①单… ②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05416 号

## 乱世枭雄 第三部 虎踞龙盘

---

- 出版人 李庆堂  
责任编辑 王学良 陆文洋  
责任校对 赵贵芬  
责任印制 栾征宇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编: 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62350006 (总编室) 010-82075934 (社科文艺分社)  
010-62005038 (传真)  
发行热线 010-62045461 62005042 (传真)  
读者服务 010-62389465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北京睿特印刷厂大兴一分厂  
开 本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5  
字 数 50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80 元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第 一 回	兄弟身陷死牢性命堪忧	众家密商救人确保无虞	001
第 二 回	典狱长徇私释囚齐越狱	护林队灭火缉凶劝装疯	010
第 三 回	是非张劫囚无功成同犯	日本人慷慨施援会故友	019
第 四 回	马福祥见好就收做顺水情	济国臣誓不罢休设鸿门宴	027
第 五 回	济专员手眼通天下暗套	女英雄救主心切动明枪	035
第 六 回	军医无策苦寻再世华佗	闹市落马偏遇糊涂巡查	043
第 七 回	活神仙开妙方药到病除	大总统施诡计誓除大患	051
第 八 回	投其所好无非弹指之间	力排众议不过一语中的	060
第 九 回	大战在即决然斩杀虎将	强敌当前婉拒日本强援	067
第 十 回	三军用命顺势直取敌营	一心释囚说与众人详听	075
第 十 一 回	虎狼之师北上势如破竹	仗义胸怀治下人心齐聚	084
第 十 二 回	昨宵今夜夫妻十年离索	旧人新娶小凤情何以堪	092
第 十 三 回	大部队进取双辽定新计	张锡奎密察军情反成虏	101
第 十 四 回	蒙匪挟持人质杀机重重	义士甘当替身为国捐躯	109

第十五回	移花接木已然瞒天过海	三军齐下决议摧城拔寨	118
第十六回	铮铮好男儿岂是无情种	遥遥剿匪路初尝攻心计	126
第十七回	八大王通信议定共和国	五虎将化装赶赴明月楼	134
第十八回	出其不意明月楼擒七王	有勇无谋汤二虎捅蜂窝	143
第十九回	人困马乏英雄壮志未酬	死里逃生宿敌反成新友	151
第二十回	暗耍心机狐狸死不认账	道高一丈雨亭斗智斗勇	159
第二十一回	解二城海光远战死	还心愿张作霖成婚	167
第二十二回	田小凤逼婚不成闹洞房	张作霖促婚成功送锦州	174
第二十三回	巧设局张锡奎误失兵权	阻游行张作霖收拢人心	182
第二十四回	遭欺负张锡奎上京告状	下调令张作霖以身犯险	189
第二十五回	得良计张作霖胸有成竹	备厚礼袁世凯真人露面	197
第二十六回	张作霖巧骗袁世凯	段芝贵痛骂王占元	205
第二十七回	对调令段芝贵走马上任	脱虎穴张锡奎调离奉天	213
第二十八回	入冷宫张锡奎命赴黄泉	欲称帝袁世凯丑态毕露	221
第二十九回	袁世凯取消共和恢复帝制	张作霖见机行事混水摸鱼	228
第三十回	冯麟阁起兵谋反进奉天	吴俊升苦劝无果反受辱	235
第三十一回	张作霖巧斗冯麟阁	王子山请见汤二虎	243
第三十二回	汤二虎受蛊惑欲投二主	张作霖获讯息抢占先机	251
第三十三回	汤二虎被降调离奉天	张作霖设局惩治叛逆	259
第三十四回	战麟阁张作霖大获全胜	平事态段祺瑞出面调停	267
第三十五回	惹事端冯麟阁身陷囹圄	重义气张作霖出手相救	274
第三十六回	受重托王永江治奉有方	修帅府张作霖春风得意	282
第三十七回	张作霖兴致勃勃逛花灯	祖献亭精心策划美人计	289
第三十八回	群豪相劝张作霖再娶	持家有道五太太掌权	297
第三十九回	巴黎和会日本觊觎青岛	五四运动中国万众一心	305
第四十回	战湖南吴佩孚旗开得胜	抢功劳段祺瑞处事不公	312

第四十一回	雨亭调停巧设局	直皖会谈闹决裂	319
第四十二回	徐树铮设宴布死阵	张作霖虎口巧逃生	327
第四十三回	直皖大战硝烟起	奉军调兵备战忙	335
第四十四回	直皖大战直奉获胜	直奉联姻共掌大权	342
第四十五回	张作霖争抢地盘占北方	吴佩孚磨刀霍霍向江苏	348
第四十六回	齐燮元费尽心机当督军	吴佩孚坐收渔利得两城	355
第四十七回	吴佩孚大获全胜扩地盘	张作霖调兵遣将决雌雄	363
第四十八回	直军反戈主动出击	奉军接招兵戎相见	371
第四十九回	吴佩孚大胜独揽大权	张作霖大败死里逃生	378
第五十回	张作霖整顿军队为报仇	杨宇霆妒贤嫉能告黑状	385



## 第一回

### 兄弟身陷死牢性命堪忧 众家密商救人确保无虞

济国臣听到他干爹被人打死的消息，当时眼珠子都气得冒出来了，立即下令：“就是上天入地，也要把凶手给我抓住。要按律治罪，给我干爹报仇。”他没想到这么快就抓住了，如今他就存着心要好好收拾汤二虎。

他把桌子一拍，怒道：“罪犯，你可认罪？”

“认罪。”

“你是不是杀人的凶手？”

“一点儿都不假，爷爷从没想过推脱。”

“乔宝山、乔明礼、乔明信，是你杀的不？”

“我不知道他们都叫什么名，反正都他妈是我宰的！哈哈！”

“我再问你，血洗武里坪，杀死两男一女，也是你干的？”

“没别人，都是爷爷我一个人干的。”

“我再问你，据本官所知，你还有个同伙，是跟你一块儿赶奔乔宅的，那个人是谁？说！”

“同伙？那我可不知道，就我一个人干的呀，我没有同伙。”

其实人家调查了，知道还有一个人跟他一块儿去的，但是没调查出是田大丫头，因为她女扮男装嘛，后来及时跑了，人家不得追问嘛。汤二虎是一个不知道，百个不知道，咬定就是自己一个人。进了衙门这样能不挨揍吗？

济国臣一咬牙：“好小子，我叫你跟我犟嘴，我看你说不说实话，给我打！”

这一顿暴揍，二虎可受了罪了。压杠子、老虎凳、灌凉水、灌辣椒水、鞭子抽，

能用的花样都用上了。从晚上六点开始审问，一直持续到晚上十点。二虎在这个堂上就昏死过七回，后来还真醒过来了。也就他这身板，要是换了别人，早就死到堂上了。可这济国臣还不罢休：“给我换刑具，用烙铁给我烙。”

正在这时，站在他桌子旁边的那个五十多岁、细高挑儿、戴茶色眼镜的人说话了。刚才二虎看了他一眼。这个人一皱眉，赶紧俯下身在济国臣耳边说了几句：“大人，且慢动刑，方才我给他记着数呢，他已经死过去七回了，你别看此人嘴硬，毕竟身受重伤，您再用烙铁一烙，他是准死无疑啊。他真要死了，死人嘴里没有招对，你要了解什么就是一场空。再者一说，案情重大，您不摸清杀人凶手的底细，怎好向上峰交代啊，所以还得留下他，从容审讯，希望大人不要操之过急。”

“说得有理。来人，把犯人押到监狱，打入死囚牢，择日继续审问。”就这样把二虎抬下去了。到了死囚牢里头，二虎昏昏沉沉过了一夜。第二天，二虎清醒多了，就觉着喉咙发烧，心里像撕裂了一般的疼，他就想喝水，心说这阵儿要有点儿水喝那可太好了。

二虎也明白，大概这次是混不过去、非死不可了。他也想过，不行就报报号得了，说自己是五十三旅少将旅长，我们师长是二十七师的张作霖，难道说承德地方就不好好考虑考虑吗？二虎这人自尊心挺强，他不愿意给张作霖找麻烦，不愿意给二十七师丢人。但后来又一想，我报那号干吗，拉七个扯八个，为了我，让好朋友们操心，那我就于心不忍了，我惹的祸我自己担着。他是这么想的，所以没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

这时候，典狱长进了屋了，狱卒赶紧汇报：“报告典狱长，他就是新来的重号，叫毕不上。”二虎勉强靠着墙坐起来，睁眼看了看，其实他有一只眼已经睁不开，都打封住了。这也就是汤二虎，换成别人根本就动不了了。

一瞅面前这个人是个小白胖子，岁数也不大，三十出头，一个杠仁花，看那军衔还是个上尉，穿的服装都是监狱看守人员穿的，大马靴，挺威风。这个人满脸的正气，他也盯着汤二虎。不多时，有人拿过一个本往前一递，他打开随便翻了几页，然后把本子交给手下人，问汤二虎：“你叫毕不上？”

“问了多少遍了，就叫毕不上。”

“就冲你这个刁蛮劲儿，就应当好好收拾你，看来你还有点儿不服啊。这是监狱，这是鬼门关之中的鬼门关，在这里我说了算，我想要怎么收拾你就怎么收拾你，你信不？”

“那当然了，我太他妈相信了，你们这一行人哪有一个好饼！”

“住口，不准你说话妈妈的。实不相瞒，你这一来我们早给你准备好了，你看这是什么？”说着他指了指旁边放着的一件刑具，这是一百二十斤大脚杵子，两个人给抬来了，正中央一个大铅球，两边是夹脚脖子的。这要拿铆钉给铆上，从



这玩意儿上再下来，两条腿就得废了。不用说定死罪，就算是蹲个仨月、俩月的，人就是必死无疑。

典狱长又接着说：“这是给你准备的。另外你看看这是什么？”二虎一看那边还有一条大铁链子，挺粗挺粗的，前头有个铁箍，是掐脖子的，这玩意儿要拿铆钉给铆上，大铁链子，底下大脚桃子，能有二百斤，人动都动不了，那不活受罪嘛。

典狱长冷笑了几声：“听说你伤挺重，我没工夫搭理你，来人，药都拿来没？”  
“拿来了。”

“给他伤口敷上药，这还有口服药，叫他吃了。晚上，我再来找他。”

“是。”

说完，典狱长转身走了。给二虎上药的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别看穿着军服，这人挺随和的，一看二虎的伤那么重，这人一边上药，一边皱眉。汤二虎就问：“老人家，您贵姓啊？”

“啊，免贵姓马。”

“哎，我跟你打听打听，刚才来的那官是谁？”

“我们典狱长，监狱的头头。”

“他叫什么名？”

“姓谭，叫谭德会，谭典狱长。”

“嗯，我临走前儿他说晚上再来看我，是不是想收拾我？要收拾我给我上药干个屁，有什么用啊，一块儿收拾完再说呗。”

“我说你这个人真不识好歹呀，我们典狱长一片好心哪，对你特别关照。换个旁人，管你死活呢。给你上药，这是典狱长亲自交代的，你不要不认真假人。”

“他为什么关照我？”

“那我不清楚了，人家叫我怎么干我怎么干呗。你说话千万留有分寸，另外这是监狱，是死囚牢啊，你别吵吵喊喊的。”

等上完了药，二虎靠着墙合计这事，难道说遇上贵人了？姓谭，谭德会，没听说有这么个人，管他呢，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反正我也豁出这二百来斤去了。

到晚上七点多钟，普通当差的都下班了，典狱长来了，他领着几个人，把二虎这屋收拾一下，比刚才干净多了。他问身旁的人给二虎上药没？狱卒禀报说：“今天给他上了三次了。”

“嗯，把东西拿来。”有人拎进个食盒来，打开食盒，二虎一看，里面装着香喷喷的饭菜，有鱼有肉，就是没酒。有人给典狱长搬了把椅子，他往那儿一坐，笑呵呵瞅着二虎，还点起了一支洋烟：“朋友，抽烟吗？来一支。”汤二虎接过烟就抽起来了。在这时候烟真是强心剂，他顿时觉得伤口不那么疼了，精神头儿也来了。

等抽完烟就叫他吃饭。二虎也不说话，狼吞虎咽，风卷残云，吃的这个饱劲就别提了。吃完了，东西撤下去，典狱长又给他一支烟，二虎刚想说什么，典狱长回头看看手下的人：“你们都出去吧，我要跟犯人单独谈话。”

“唉。”别人都走了。死号里就剩他们俩，这典狱长把椅子往前拉拉，离着二虎不远，压低了声音说：“你究竟是谁？叫什么名？”二虎明白了，心说来硬的不行，动软招子了，拿我当小孩儿哄我呢，套我的实话，没门！二虎心一横：“我说过了，我姓毕，叫毕不上。”

“拉倒吧，我叫谭德会，是这儿的典狱长。”

“我知道。”

“我跟你说了实话，你怎么还不跟我说呢，就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是谁，你信不？”

“那你说我是谁？”

“你姓汤，叫汤玉麟，绰号叫汤二虎，对不？你现在是二十七师副师长，五十三旅少将旅长，对不？”汤二虎就怕人家知道，一听这人说话口气非常坚定，毫不犹豫，就知道人家特别了解自己。

二虎没法不承认了，把大黑脑袋一摇晃：“是又怎么样？”

“汤旅长受惊了。肯定你心里画问号，怎么远在承德还有人认识你呢？其实这个事不奇怪呀，我不认得你，有人认识。你在公署过堂的时候，专员的桌子旁边站着个戴茶镜的老者，你还记得吗？”

“记得。”

“那是我老师，姓袁，袁七爷，他老人家认识你。在那堂上，要没有我老师给你求情，你能活到现在吗？把你送到死牢之后，我本来想收拾你，可老师又亲自来找我个别谈话，向我交底，说明你的真实身份，叫我百般关照。所以，你才没受着罪。你看我这人实在不？我把我的一切全端出来了，你还有什么可隐瞒的？”

“这，你老师叫什么名？”

“袁七爷。”

“袁七爷是名吗？”

“大伙儿尊敬他，管他叫七爷，他的原名叫袁景义。”

“袁景义？”

“对，大概你很少到关内来，在关内没有不知道他老人家的。在晚清时节，关内有四个了不起的人物，你知道都是谁吗？”

“谁呀？”

“这四位都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侠客，大刀王五，听说过没？”

“听说过呀。”

“这不就得了嘛。燕子李三，知道不？”

“知道呀。”

“再加上我老师袁景义，现在还有位初出茅庐的霍元甲。我老师跟他们并列呀，现在特约到承德专员行署任师爷，还兼任总教习。之所以袁七爷我老师知道你，是因为他认识青马坎三界沟的杜老判，两个人切磋过武艺，曾经在三界沟的时候见过你，这没错吧？你在三界沟青马坎当过八大炮手头一把，是不是？”

二虎一听，看来不能说瞎话了，人家了解得太清楚了，遂道：“好吧，哎，典狱长，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说吧。”

“今天我跟你特别谈话，倾诉肺腑，有什么咱说什么，时间还得抓紧。那么你老师也好，你也好，对我百般关照，我汤玉麟非常感激。那你们下一步想怎么收拾我呢？也就换句话说，我还能活几天？”

“汤旅长，你的案情太重了，当然了，这要在奉天、新民一带，别说你杀六个，你就是杀六十、六百，那张师长一句话，什么事没有。可地方不同啊，这是承德，奉天管不着这儿？再说县官不如现管哪，我们专员济国臣跟死者还有干父子之情，他恨你都恨透了，能不对你下毒手吗？因此你这个官司可以这么说，够戗啊，也就是说你这条命恐怕保不住了。”

“噢，那也没什么，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一个顶六个，也够本。你就说吧，我得几天能死？”

“这我不敢说，我小小的典狱长怎能知道呢。不过据我所知，你的案子还没了结，能糊里糊涂就把你处置了吗？因此看专员的意思，几天之后他还要亲自审问。复审可要收拾你呀，你可要做好思想准备。”

二虎一听：“我知道，到了现在了爱怎么办怎么办吧。”

“不过不行哪，你就是铜打铁铸的汉子，也受不了这么多大刑啊，说不好会当堂毙命。根据你的案情，就是用刑过度把你打死了，这也不算违法呀。因此今天我跟你个别谈话的意思是请你放心，监狱这面由我老师七爷和我的关照，你受不了罪，可堂上的事情我们无权左右啊。咱们要抓紧时间，我问问你，你是否有什么要求？凡是我能办到的我尽力而为。”

“我能有什么要求？我到这儿两眼一抹黑，也不想说什么。”

“你不想给张师长送个信吗？这个兄弟是可以办到的。”

“这，算了吧，我不愿意叫好朋友为我操心，用不着。”

“汤旅长，你太糊涂了，朋友是干什么的，人到了这步才能用到朋友呢。据我所知，你跟张师长一个头磕在地上，比手足弟兄还亲呢，你遭了难他能不管吗？你落到这步上，怎么能不求援呢？只要你张张嘴，兄弟我马上派人赶奔奉天，前

去求援。”

“典狱长，我太感谢你了，有你这话我就是变成鬼，也忘不了你。不过这事我考虑考虑，好不好？明天你听我的信。”

“时间可不能往下拖啊，明天你一定把实底告诉我，兄弟我尽力而为。”

“唉。”

“时间不早了，歇着吧，我走了。”

典狱长谭德会走了，二虎这一晚上可睡不着觉了，又想求张作霖，又不想，他是左右为难，睡着了还做噩梦。

张作相奉张作霖所差，来监视汤二虎和田大丫头，其实就管着他们俩别捅娄子，结果张作相也没捂住，到底出事了。那天张作相一觉醒来，梳洗已毕，先去看看二虎和田大丫头，结果只看着了马凤芝，没瞅着这对夫妻。张作相就问凤芝：“他们俩哪儿去了？”

凤芝说：“不知道啊，早上起来我就看到他们匆匆忙忙出去了，我问什么事，他们说有点儿事，一会儿就回来。”

“多半天了？”

“出去能有一个多小时了。”

张作相急得咣咣直跺脚，就知道二虎这对夫妻惹祸去了，肯定找老乔家报仇去了。张作相心里不停地埋怨二虎，昨天我就这么劝那么劝，也没劝住啊，你们太不听话了。他一边想着，一边换好衣服，打算上街去找找，刚一出门，田大丫头回来了。这大丫头进了门，赶紧把男子衣服脱了，换成女装，呼呼直喘粗气。张作相就跟进来了：“田明珠，二虎呢？”

“二虎，我不知道啊。”

“不知道？你们俩慌慌张张一块儿出去的，他上哪儿去了？”

“是一块儿出去的，到街上就各奔西东了，他走他的，我看我的。”

“你上哪儿溜达去了？”

“我，我没来过承德，到这儿看看街景。”

“那你为什么乔装打扮？”

“老娘们儿出门不方便，穿男人的衣裳不是方便嘛。”

“不对，究竟怎么回事你还背着我不说？”

“真没什么事，一会儿二虎就回来，不信你问他。”

别看田大丫头说得理直气壮，可那脸是变毛变色啊。张作相一看，就知道她没说实话。张作相再次出门，想找二虎，就听见街上枪声大作，承德府开了锅了。时间不大，街面戒了严，张作相回来也没敢再出门。几个小时之后，戒严解除了，

张作相上街打听。街上都传开了，说有个黑大个儿拎着双家伙闯进老乔家，把乔家三虎全给崩了，血洗乔宅。巡防营出动抓他，还没抓着，现在这人跑哪儿去了不知道，官府正在缉拿。

张作相一听，肯定是汤二虎，这就是他干的，转回身来找田大丫头，问她究竟怎么回事？田大丫头还不想说实情，张作相不是打人的人，今儿个实在气急了，“啪啪”给田大丫头俩嘴巴。打完了，他还有点儿后悔：“田明珠，什么时候了你还背着我不说实情，究竟怎么回事？”田大丫头没辙了，知道理亏，无奈道：“那好，跟你说说，我们俩一块儿上的老乔家，先打死俩小老虎，又进里边把老老虎打死了。二虎怕我们两个人一起玩儿完，就让我跑回来了，由他一个人顶着。”

“你是申公豹他娘，坏事的母子。临行之时，张作霖怎么交代的，我怎么跟你们说的，我宁愿领着千军万马前敌厮杀，也不乐意跟你们在一起了，你们太不听话了，这可好，捅了这么大的娄子，后果怎么得了啊。”

张作相骂了半天，有什么用啊，听说二虎没被抓着，他的心还放松了一点儿，现在只能等着了。

张作相一宿没合眼，第二天一早，他赶紧出门打听。刚一出门，又听到城外枪声大作，张作相赶紧跑到街上仔细询问，问了好半天，才知道城外武里坪出事了，有个黑大脑袋使双枪把老翟家哥俩儿给击毙了，还打死个女人，叫皮氏，又是三条人命。后来军队把他包围了，捉拿归案，送到行署专员那里，已经定成死罪，被打入死牢了。

听到消息，张作相腿一软，好悬没趴下。他勉强控制着，回到了老李家，进门就瘫软到椅子上了。张作相不停地用手捶头，后悔自己没看住二虎：如今怎么办哪，见着作霖怎么交代呀。他一抬头看着田大丫头，火往上撞，跳过去，又给她四个嘴巴。田大丫头一想，好，我成了老和尚的木鱼了，挨敲的货，打就打呗，她觉得理亏，没敢动弹。

张作相一想这下事情可闹大了，六条人命啊，二虎准死无疑。到了现在，只好回奉天告急去了。张作相想到这儿，把田大丫头、马凤芝等人叫到眼前，让他们别离开老李家，还要仔细打探二虎的情况，他要飞马回奉天报信。

就这样，张作相狂奔奉天，这一路之上他玩命似的飞奔，心说救人如救火呀，事情瞬息万变，我要是慢了一步，就算把信送到了，二虎也把命搭上了，那不是往返徒劳吗，无论如何，我得赶紧回去报信，营救二虎不死啊。因此，他一路之上忘记了睡觉和吃喝，历尽艰辛回到奉天。等到了小南门里，张作相长出了一口气，这时候他从马上都下不来了，两条腿都僵住了。

到了师部外头，谁不认得张作相啊，一看军械处少将处长回来了，赶紧过来接马，把张作相从马上搀扶下来。张作相头句话就问：“师长在不？”

“在，正开军事会议呢。”

“我马上要见他。”说着，他摇摇晃晃往里就走。此时，张作霖早从新民回到奉天了。

说来也巧，张作相刚一进门，张是非就从里边出来了，一看是张作相，赶紧上前拉住他：“怎么才回来啊，把师长都急死了，二虎怎么接他娘接这么些日子也不回来呀？”

“唉，一言难尽哪。”

“怎么？出事了？”他一看张作相眼窝深陷，面色发青，疲惫不堪，就知道出事了。张是非赶紧把张作相拉到旁边，“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一会儿见着师长再说。”

“你先跟我交交底，然后再说不行吗？”

“二虎摊官司了……”张作相把经过简简单单地讲述了一遍，最后讲道：“汤二虎被定成死罪，投入死牢，现在是危在旦夕啊，要赶紧去，还可能救得了，晚去一步，大概就够餓了，我为这事回来告急。”

“快，师长在里边呢，你快去吧。”张是非匆匆忙忙走了，张作相也没问他干什么去，直接往会议室走。有人禀报张作霖，张作霖停止会议，请张作相进了屋。张作相进屋一瞅，孙烈臣、郑翠平、张凯、汲金纯、阚朝喜、张景惠，没外人，那就不用背人了，他把门一关，就哭上了。

张作霖脑袋“嗡”的一声：“妈拉巴子，究竟怎么回事？你先别哭，先说说。”

“是这么回事……”张作相把汤二虎、田大丫头不听话，一虎屠三虎，双枪屠二龙这事全都说了，“二虎被押在监狱，我实在没招了，这才来搬兵。请示师长，你看怎么办？”这一下屋里的人全炸了庙了，有人提议马上点队伍，拉着军队，带着大炮，赶奔承德要人。他们要给就罢了，不给，血洗承德，炮轰承德。

大家哪管三七二十一啊，房盖都要鼓起来了，张作霖一语没发，面部铁青，“咯咯”直咬牙，他恨透了汤二虎，也恨透了田大丫头。心说临行的时候我扯着耳朵交代，就怕惹祸，还派个张作相看着你们，结果你们还给我惹祸。这是小事吗？这要在我管辖地界，当然不成问题了，那是承德，我管不着人家。再者一说了，你就是管得了人家，六条人命你怎么能铺平啊！张作霖回过头一看，别人都吵吵，只有两个人没说话，一个是孙烈臣，一个是袁金铠。

袁金铠虽说刚来没几天，但是现在他就等于是张作霖的参谋长，那时候没有这官职，就叫参议，高级参议。他有学问，不像那帮人没文化，就知道动武。孙烈臣一向沉稳，也没说话。张作霖向大伙儿一摆手：“静一静，别瞎叫唤，都坐下。大哥，二位，你们看应该怎么办呢？”

张作霖看着袁金铠和孙烈臣，让他们二位发表意见。袁金铠从来不先发言，

他也问孙烈臣：“那孙兄你先说说高见吧。”

“这，师长，既然作相回来告急，咱就不能袖手不管。方才我想了，第一，我先想到用公事公办的方式把二虎要到奉天来处置。但是，我又觉得不妥，人家肯定不给人。所以呀，公事公办等于浪费时间，无济于事。进而我又想到第二步，咱们派得力的人，以您的名义去拜会马福祥，拜会济国臣，给他们送点儿礼物，求他们高抬贵手，把人交给咱们。这个呢，也许行，也许不行，这属于中策。另外还有一个下策，这是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只有动用武力，但像大伙儿说的，拉着大炮，拉着军队，那可不行，那大总统袁世凯要知道了谁能担当得起啊。咱没那个权力，也不能那么胡来。那只好派便衣队赶奔承德，不能打着二十七师的旗号，应暗中行事，劫牢反狱，把人硬抢回来。但是，这是下策，有一线之路就不能走这一步啊，供师长参考。”

张作霖回过头问袁金铠：“老袁，你的意思呢？”

“嗯，方才孙大哥说的这三策，我认为都有一定的道理。我也想过，不能公事公办，那是白扯。另外呢，也不能劫牢反狱，纸里包不住火，早晚叫人家知道了，你这师长也吃不了兜着走。最好是采用中策。”

“噢，那就是说多带金银财宝，派得力的人赶奔承德，上下打点。”

“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师长，这事非您亲自出马不可，别的人，人轻言微。您本人说话多有分量啊，你去拜会拜会他们，再一送礼物，准保化险为夷。”

## 第二回

典狱长徇私释囚齐越狱  
护林队灭火缉凶劝装疯

张景惠听袁金铠这么说，他不同意：“不行，作霖是师长，奉天这么一大摊子事他放下不管哪行啊，就救个汤二虎，还得劳他的大驾呀？我看你们二位去一个就可以了，何必非他亲自出马呢？”

有人主张张作霖去，有人反对，张作霖也犹豫不决。正在这时候，有人报信儿来了：“报告师长，副官处处长张是非留下个条子，领着四名弟兄赶奔承德去砸监反狱去了。”

张作霖一听，气得一蹦多高，心说，张是非，张老八，你真是是个是非母子，你跟谁打招呼了？经谁允许你就跑了？这还了得！他赶紧下令：“把张是非给我追回来。”可上哪儿追去呀，张是非带着几个弟兄飞马离开奉天，早没影儿了。张作霖知道目前这个情况已经极其严重了，非自己出马不可了，于是他毅然决定亲自去承德。

张作霖临行之时把奉天的事情做了交代，他现在不是当初那个保险队队长了，而师长，能随便说走就走吗？论理得请假，经过允许才能行动呢。但那么一来，不就耽误事了嘛，因此张作霖告诉孙烈臣、袁金铠：“我走之后二位多多费神，文的由袁金铠兄负责，武的孙烈臣兄负责，主持军务，你们二位多费心吧。另外呢，替我写个假条，呈报给奉天都督赵尔巽，就说我身体不爽，入院去治病，千万别说我上承德了。在座的弟兄要严格保密，封锁消息。”

“是。”“明白。”

张作霖一想，人未思进先思退啊，先往破裂上想。如果到承德，顺利就不必



说了，一旦发生意外就是一场火拼，我得带点儿人马，带太多了也不行。张作霖就挑选了八十多个弟兄，分批化装，带双枪跟他赶奔承德。另外带了几个得力的弟兄，小老虎张凯、穆怀义、蔡平本、邢立亭、海宽、丁喜春、刘小春，这几个全贴身跟着。另外张作相还得辛辛苦苦，因为就他熟悉情况，所以还得陪着回去。一行人全穿着便衣，临行之时张作霖带了足够的金银财宝，为了救汤二虎也豁出老本去了，那弟兄讲义气嘛。

做了一天准备，张作霖连夜就起了身，九十多人，九十多匹快马，分批离开奉天，昼夜不停往承德赶。那路途也够远的，一千多里地，一路之上饱受艰辛。

这一天到了承德，来到老李家，老李家就是李仁德他家，也就是马凤芝她舅舅家，这事就是从他身上引起来的，他要不是眼睛被人打瞎，二虎也不能这么折腾。所以，老李家成了他们临时的落脚地了。张作相陪着张作霖、各位英雄来到门前，甩镫下马，张作霖在门前留下丁喜春、刘小春等候后边的弟兄。

张作相把门砸开，陪着张作霖众人来到里边。田大丫头一看：“师长，您来了？”  
“嗯，来了。”张作霖狠狠瞪了一眼田大丫头，但现在说别的话都没有用了，“我来问你，二虎现在怎么样？”

“二虎跑了。”

“啊？你再说一遍？”

“二虎从监狱跑了。”

“跑了，怎么跑的？”

“那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现在人呢？”

“跑了又叫人抓回去了。”

“这不等于废话嘛，又抓回去了？”

“啊，抓回去又投入死囚牢，不但他被抓住，张是非也给搭进去了。”

“张是非怎么样？”

“谁知他从哪儿冒上来的，跑到半道劫囚车去了，一下没劫好，让人把他也逮住，结果他哥俩儿一块儿被扔进死囚牢。”一听张是非也进去了，把大伙儿给恨得，心说，这坏事的母子，你来干什么？这不就是来给别人找累赘啊，张作霖恨得眼睛都红了，要抓着张是非都想咬他几口。

众人再问田大丫头：“你是怎么了解这些情况的？他们究竟怎么跑的？”

“那我就知道了，咱家里人多呀。我派人四外打听消息，这几天就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田大丫头说的是真的吗？是真的，这个消息十分确切。在张作相回奉天告急